

少年时我对读书充满热情，常去上海四马路(今福州路)闲逛。那时的四马路，以两项营业闻名。晚间妓院林立，供外地来的商人娱乐；白日则到处是门户大开的书摊，让好奇的读者任意浏览各种新书。

我记得那时有三家书局最为出名：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，其他我常去的还有较为新颖的开明书店与生活书店。我还记得，鲁迅的《呐喊》是一本赤红书皮的，猜想其中含有深意。后来斯诺《西行漫记》（是胡愈之等的合译，当然不是后来董乐山重译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）的出版引起青年读书群一阵轰动。不过《西行漫记》当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禁书，我向一家小店讨阅，店员偷偷地在书摊底下抽出一本红皮书，我也偷偷地买下来，由此触发了我与弟弟乐山的思想转变，一时把延安视为圣地（我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斯诺两位遗孀都有机会见面相谈，一名 HELEN FOSTER，一名 LOIS WHEELER）。

我为什么想到购书难这个话题呢？前些日子《侨报》朋友替我举行了新书发布会，使我切身感到在纽约购书的困难。《侨报》只能在华埠东方书店购买不到 20 本新书，其余是从国内购来。在纽约的新华书店竟不出售新书。书店无书出卖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纪念我的 90 岁诞辰，替我出了两本新书《书影与肖像：鼎山自选集》《忆旧与琐记：鼎山回

书店不卖书

(美) 董鼎山

忆录》，我兴致勃勃地到伊丽莎白街新开的新华书店去询问，一位女店员冷冷地说：“我们不卖新书，只卖文具，但你可以订购国内杂志。”书店不卖新书？真使我这个懂得逻辑学的人一下愣住。结果我请天津出版社代办，邮途走了两个月。

这次商务印书馆替我出版了《纽约客随感录》，赠书也是长途邮递寄到，但我未去新华书店问。东方书店位于二楼，我已无力爬楼梯了。幸而《侨报》朋友出力找到。

不过我在这里要写的是一位喜欢读书朋友的烦恼。他住在香港，照理购物非常方便，竟购不到我的新书。这里是他两封信中的报告：

“我多次去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，都说没有尊作《纽约客随感录》。我去中环的三联书店，也说没有。去商务好几次，职员显出不耐烦。我发现商务有雨伞出卖，每把 80 元港币，还说不买书也可买特价伞！出售新书，不登广告，不作宣传，已是异常。顾客来问，反而不耐烦，更是奇闻。我们心目中对读书的尊严，竟受到没有文化的市俗侮辱，我自幼所尊重的

商务印书馆失了踪？它的营业部不将销书当作一回事？”

我乃写 E-MAIL 向我的编辑诉说。好意的她，把我朋友的邮址要去，邮寄送他一本，但未解释商务的营业奇象。

朋友收到新书，来信向我致谢，接着说：“最近我又好奇去了这里的三联与商务，仍然无尊作。附带要提的是商务印书馆有特价的伞出售，三联书店则有一层，简直是小型的百货商店，恐怕是因房租贵，买书的人不多，只能另觅出路，搞副业。”

朋友的信，令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听说近年网上书店兴盛，实体书店难以为继。据《侨报》朋友说，我的新书他们也是从网上购得。不过我还是希望国内出版界、文化界有人作文给我一些解释。

写到这里，我不禁想到 30 余年前一桩旧事，当我的第一本畅销书《天下真小》（初印印数 12,500 册）于 1984 年出版时，三联书店与《读书》杂志编辑告我，此书在全国各地到处一抢而空。我喜而问道，再版时是否多印几千本，以满足读者需要？他们摇头苦笑道：“我们任务已告完成，不必再烦。”这类“任务完成，不必再版”的态度，完全违反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如何赚钱的看法。看来目前的市场经济恐怕已令国内经营观念改了，但是作为一个作家，我还是在遗憾当年大笔版税的损失。

每一座城市，都会有不一样的气味。上海，这座近现代才开始发展形成的国际城市，也散发着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气味，是每一个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所难以忘怀的。

2014 年 5 月的一天，上午 10 时。15 路电车行驶到北京东路成都北路站，上来了一位 50 多岁

的妇女。她手提一袋沉甸甸，装满了带鱼的塑料袋。随着车门的关闭，顿时，一阵阵鱼腥味的臭气弥漫开来，很快，充塞了整节车厢。

这位妇女在靠中门的窗口边，放下了这袋东西。随即，车厢的地板上淌出了一条从塑料袋里渗出的似蚯蚓蠕动的水迹，任其慢慢地向四周延伸。座位上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乘客开口了：“阿姨，这袋带鱼哪儿买的？那能介臭的。”

“噢，就在前面山海关路小菜场买的，一道去，叫关便宜。好的，挑

出来自己吃；有点臭的，给家里的猫吃。”

通情达理的上海人，始终没有一句埋怨声。车开了 5 站路后，这位妇女下车了，可这袋臭带鱼留下的鱼腥气味，久久没有

一座城市的气味

张锡昌

散去。车上的乘客，既平静，又忍耐，更是宽容，上海人啊，你们似乎已经十分习惯了这种有气味的场景。

每天上班高峰的公交车里，小小的车厢里，充满的是：清美牌塑料袋装豆浆，散发的是有一股清淡的甜香味；大饼夹油条，夹杂着油耗气和芝麻开裂的冲鼻气味；山东杂粮煎饼，酸溜溜，辣乎乎的扑面热气，直往你心窝里钻：上海葱油饼，是一种葱香、热油香、面团烟香的混合气味；菜饭团，飘出的是糯米焙熟的

清香气加上酸菜油条味；肉包子的汁水，有似隔夜的肉夹气味道；三明治，有一股酸黄瓜、生菜、火腿肉、千岛酱的气味；青皮脆黄瓜，让人有一种新鲜青草的清新感觉；最让

上海人刻骨铭心始终难忘的是，苏州河所散发出来的气味。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时，苏州河的黑臭气味，是上海人民最头疼，市政府最关心的一件大事。站在外滩的外白渡桥上，向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处远眺，是黑白分明的一条分界线。靠苏州河黑的一边，发出的是一阵阵恶心的臭味，似捂了很久

的粪便气味；似在咸菜缸里放了长久的刺喉酸腥气味；似从阴沟里掏出的淤泥的恶心气味。直至 1978 年时，苏州河河道全部遭污染，成为一百多年来，黑臭最严重的时期。

治理苏州河黑臭的二十多年中，苏州河两岸的几百家工厂和码头搬离，截断了污染源。挖去了沉积在河底的黑臭淤泥。如今，两岸绿化成林，河上没有运输驳航行。2008 年 6 月，苏州河黑臭的气味消除了，出现了绿萍、鱼儿、鱼虫与乌龟在河中游动。2011 年开始，开通了苏州河观光游览。苏州河的气味，随着两岸绿化的播种，鸟语花香，一点点地回归了她的自然本色。

上海人啊，对上海的气味的记忆始终无法忘怀——

清晨，在南路沿恒隆广场的人行道边上行走，靠墙沿发出一阵阵便溺的浓浓尿骚气味，那是夜半内急的行人在这儿留下的痕迹；走过奉贤路泰兴路的石库门弄堂口，常见地上一堆堆冒着热气的煎过的中药残渣，钻进你鼻子的是一股似烟熟山芋或南瓜的水瓮气味；每到春节时，我最喜欢闻母亲炸猪油糖年糕时散发出甜甜的香味；邻居家装

你是老师对吗？一个小男孩跑过来问我。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听别人叫你老师呀！噢，你是老师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——我们老师走了。唉，下学期我们升了二年级也不知道新班主任是什么样子的呢。尽管旁边无人听我们对话，小男孩还是压低了声音，把头凑到了我的耳畔。你们老师调走了？不，是——是——死了。不过，我们都说走了，知道吗，好人死了，要说走了。男孩说出“死了”这个字眼时，确实结结巴巴很迟疑。你们老师多大年纪呀，怎么就走了呢？我很惊讶。告诉你，我们老师还没结婚呢。那天，就是考试前一天，我们正在上课，看到老师鼻子里流出了血，老师用纸巾擦，可是怎么也擦不尽，血还是流出来好多好多，后来老师一下子晕倒了，后来我们奔出了教室，体育老师来了，把我们老师抱出教室，叫来了救护车。后来我们老师就住进了医院，后来我们知道我们老师得了白血病很危险的。我们都要去看老师，可是只能男生女生各派一个代表去。我们班每个同学都折了千纸鹤，我们还给老师写信，大家签上自己的名，名字前还写上“你的宝贝”四个字。因为我们老师说过，你们都是我的宝贝。她会说，宝贝们，今天老师教的课你们都懂了吗？上次我爸妈吵架，到了学校我挺不高兴，我们老师就发现了，她说，宝贝，你今天好像不高兴，有什么心事呀，能告诉老师吗？你们一定特别喜欢你们的老师对吗？

那当然啦！我们老师可好了，我们

班每个同学都喜欢她的，不信你问我同学。男孩指了指不远处秋千架上的女孩，喊了一声，女孩就跑过来了。我们老师还帮我梳过小辫子呢！女孩有些骄傲地说。上学期我妈妈要去外地学习两星期，要我把辫子剪掉，我不肯，妈妈告诉老师，可是老师说她小时候也喜欢梳小辫子的，老师对妈妈说，这两个星期她来帮我梳。

还有我们班小宝是借读生，他爸妈离婚了，他跟他爸过，他爸是建筑工人，很忙的。从来不带小宝出去玩的，我们老师就在星期天带小宝去了好多地方，去过野生动物园，还带他到一个很大的儿童图书馆去……

噢，我们老师也会不高兴的，有一次我们班小胖说小强爸爸的车子没他爸爸的車子高级，小强回家就吵着要爸爸换一辆新车，牌子要超过小胖爸爸的。我们老师知道了就批评小胖和小强。老师说，你们爸爸的车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？你们要比，就要比谁学习好，谁懂道理，谁最有爱心，谁最肯帮助别人……那天我发现我们老师好像生气了。

男孩女孩抢着说。说着说着，男孩忽然转了话题问我：你相信好人死了进天堂，坏人死了进地狱吗？我点点头。

可是，我爷爷说，人死了就变成了灰，最后变成了泥土，哪还有什么天堂呀！

不，我相信我们老师一定进了天堂！我妈妈说的，我们老师进了天堂就变成了一颗星星。我想老师了，晚上就会看天上的星星，但是我不敢多看，多看我会哭的……

她妈妈说的对吗？我们老师真的变成了一颗星星吗？男孩又问我。

是的，你们老师确实变成了一颗很亮的星星，在没有风雨没有乌云的夜晚，你们抬起头，望着星空，有什么话想对老师说，老师一定听得见的。白天的时候呢，你们老师就会变成一缕阳光，或者一片彩云，一朵花，一只会唱歌的鸟，只要你朝她望，她就会给你快乐的……

望着孩子们明亮的眼睛，我编织童话。



烟溪远钟 (中国画) 李国传

草亭秋歌

王养浩

醉酒醉酒仙，万家灯火闹团圆，天上人间。

二

绿苑雏菊黄，林间早桂香。放眼九天云苍茫，低吟残荷旁。屈指金秋在望，大雁成行，满目诗行。

近年来，“屋顶花园”、“海上皇宫”、“空中楼阁”、“楼顶别墅”没有最牛只有更牛的违法建筑，在各地层出不穷，上海也不例外，便是在 2009 年专门制定《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》，市建交委、市规土局、市房管局和市城管执法局共同组建了市拆违联席办，市主要领导多次呼吁党员干部要带头拆违的情况下，乱搭乱建现象仍未见好转，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我连任第十三届、十四届市人大代表，收到不少呼吁遏制违法搭建的群众来信。我感到，本市已有禁止违法搭建的地方专门立法，各职能部门职责明确，预防和拆除违法建筑的程序也界定清晰，可以说，在上海禁止违法建筑已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依据。如此猖獗肆虐的违法搭建，不仅是对他人利益、公共利益的侵犯，更是对法律的藐视和挑战，严重影响着政府的执法公信力！此风不刹，已和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格格不入；能否遏制违法搭建的蔓延，维护法律权威，也直接检验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法治素养。

2011 年 4 月，我根据群众来信来访提供的线索，深入现场了解情

况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，并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《关于启动拆除违法建筑专题询问程序建议》的书面意见，建议市人大常委会有必要对市建交委、市住房保障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规土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就本市拆违工作启动专门程序，进行专题询问。比如：现存违法建筑，特别是别墅区违法建筑，依法拆除的措施有哪些？具体时间

维护法律权威遏制“违法搭建”

金永红

节点如何？对公众关注度特别高的具体案例有何强有力措施，使其依法恢复原状？预防违法建筑蔓延，有何长效措施？

之后，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，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率队，深入违法搭建现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地区，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专项调研和执法检查，我受邀参加了整个调研过程。其间，在听取职能部门汇报的基础上，围绕拆违工作的重点、难点问题展开研讨，进一步形成推进工作的共识，针对社会反响较为突出的典型案例进行专题剖析，督促问题加快解

决。

通过调研，在掌握了本市拆违工作的基本情况后，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。在会上，相关职能部门诚恳地认识到在全市拆违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，在执法上确实存在着亟待解决的不足，并分析了对拆违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、对现有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到位等造成当前拆违状况的主要原因，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、深化协同联动、强化责任追究等整改措施。

我欣慰地看到，时至今日，本市拆违工作在遏制增量、消化存量上有了新的起色。更为可喜的是，今年上半年，市委出重拳、下重力，出台了史上最严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尤其强调落实对党员干部违法搭建要从严处理、加大问责曝光力度等有效举措，形成集中整治的高压态势，使违法建筑蔓延势头得到根本性遏制，拆违成效有目共睹，百姓拍手称快！

十日谈

人大代表履职录

用好专长 推动“阳光预算”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

仰望星星
徐慧芬

